

雅堂书库

# 中国全史

第四部

《中国艳史》

中国艳史

# 宋代十八朝 宫廷艳史

第二部

(民国)李逸侯 著

## 第五十一回

### 因果循环章惇食报 贤奸混淆蔡京弄权

徽宗方锐意图治，虚心纳谏，遂准陈瓘所奏，罢安惇出知潭州。于是又诏复哲宗废后孟氏为元祐皇后，自瑶华宫迎还禁中居住。擢韩忠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李清臣为门下侍郎，蒋之奇同知枢密院事。不久，又诏复范纯仁、苏轼等官，特遣中使至永州赐范纯仁茶药，传谕道：“皇帝在藩邸，太皇太后在宫中，知道公在先朝，言事忠直，而今虚相位待公。不知近来目疾怎样？又用什么医治？”范纯仁顿首拜谢。即命从永州徙居邓州，范纯仁自永州北行，路上又拜观文殿大学士，既抵邓州，又有中使促令人朝。范纯仁固求归养疾病，辞不赴阙，徽宗不得已才允许了，而诏范纯礼为尚书左丞。苏轼便由昌化军移廉州，再徙永州，更三赦复提举成都玉局观。天不为宋主留文才，苏轼不久便病殁了。徽宗叹道：“苏轼作文，好像行云流水，虽嬉笑怒骂，亦都成文章，真是当今的奇才！朕正想召他入京翊助朝廷，不想就溘然长逝了！”韩忠彦乃奏请追复司马光等官阶。徽宗即降诏追复司马光、吕公著、文彦博、王珪、吕大防、刘摯、梁燾等三十三人官阶，台谏龚夬、陈师锡、陈次升、陈瓘、任伯雨、张庭坚等，又劾奏蔡卞、邢恕，请昭示显黜。遂贬蔡卞为秘书少监，分司池州；安置邢恕于均州。向太后见徽宗处理一切，尚属清明，不愿久与政事，遂急

流勇退，传谕撤帘还政。徽宗恳留不得，只得自行主持起来。八月奉安哲宗皇帝灵柩于永泰陵，庙号做哲宗。当哲宗皇帝灵柩奉安，章惇兼山陵使，中途灵輿陷泥中，越宿才得引出前行。台谏丰稷等，因劾章惇不恭。徽宗乃罢章惇，出知越州。章惇失了权势，好像狐鼠失了城社，没奈何缩首丧气出都而去。章惇既离了朝阙，陈器复申劾章惇陷害忠良，屡兴大狱；而今虽已罢贬，但罪轻不足以伸公论，请再加严惩。乃再贬章惇为武昌节度副使，安置潭州。同时并除安惇、蹇序辰名，放归田里。陈师锡又劾蔡京与蔡卞同恶，迷国误朝；右司谏陈祐亦劾林希党附权要，丑诋贤正。遂褫夺蔡京的职权，黜居杭州；削林希端明殿学士，徙知扬州。至是徽宗调任韩忠彦、曾布为尚书左右仆射、兼门下中书侍郎。曾布起先本附章惇，凡章惇所作所为，多是曾布所建白的，后因不得与章惇同省执政，才与章惇乖异。及徽宗即位，窥知帝意在延进忠鯁，便力排绍圣诸人以迎合圣心，所以遂邀徽宗信任，取得相位。

匆匆又是残年将尽，下诏改明年为元年，号做建中靖国。到了正月，百官举行朝贺。刚在君臣欢庆的当儿，忽接到范纯仁的遗表，顿使徽宗变喜为悲；即诏赠范纯仁开府、仪同三司，赐谥做忠宣。传旨方罢，内监又涕泣上殿奏报：“皇太后在宫里一笑归天了！”徽宗一听，不禁放声大哭，即行辍朝进宫。只见元祐皇后、元符皇后与王后并一众嫔妃，都在那里围着哭泣。徽宗趋步走到寝榻前，闪开泪眼一瞧，向太后脸上还含着一脸笑容。徽宗连呼：“母后！母后！”却只喊不应了。徽宗越加大哭不止。大家陪着哭了一会儿，才住了哭，又劝住了徽宗。于是徽宗乃传旨治丧，尊谥做钦圣宪肃，祔葬永裕陵。复追尊生母陈太妃为皇太后，谥做钦慈。越一年，哲宗皇帝生母朱太妃亦卒，尊谥做钦成皇后。遂将钦慈、钦成两皇后，一同

陪葬永裕陵，这是后话。当下徽宗追怀母后慈泽，推恩两个舅父：一个名做向宗良，一个名做向宗回，加位开府、仪同三司，晋封郡王。钦圣宪肃太后父亲向敏中以上三世，俱追授王爵。总算徽宗一时非常的恩数，不必絮话了。

有右正言任伯雨再劾章惇，奏徽宗道：“章惇迷国罔上的罪愆，实在擢发难数。他当先帝变故仓卒的时候，陡生异志，睥睨万乘，这完全表示他不臣的心想了。假使当日他的计谋要是得行，把陛下与皇太后安置到哪里去呢？像这等的贼臣，若是宽贷他而不加诛戮，那么天下的大义便不能明了，大法便不得立了。臣听得北使讲说，去年辽主正在吃饭，听到中国把章惇贬黜了，登时把筷子放下，起身望中国遥祝道：‘好了！好了！南朝一向错用了此人，所以连年生民日见沉溺哪！’由此看来，章惇的罪，不只是孟子所谓‘国人皆曰可杀’了，就是蛮貊之邦，莫不以为可杀了。愿陛下把章惇亟置重典！”徽宗遂又贬章惇为雷州司户参军。当年章惇把苏辙谪徙雷州时，故意要使他受苦楚，于是不许占居官舍。苏辙无奈何，只得租赁民屋居住。章惇又诬他强夺民居，下州追民究治。幸得苏辙早防着章惇要来这么一着，写下了很明晰的租约，呈了出来，章惇无由锻炼，只得罢了。至是章惇也谪到雷州，亦向民间赁屋居住，民间遂不肯答应他。章惇因问道：“赁屋居住，乃是所在皆有的事件，你们的地方何独不然呢？”民间答道：“本来与别的地方是一样，自从苏公来过以后，就变了样子。”章惇奇怪道：“难道是他叫你们以后要这样的么？”民间道：“不是这样讲的，只因苏公到来赁屋居住，为章丞相的缘故，几乎弄得我们把家也破了，所以自此就不敢再答应赁屋了。”章惇听了，不禁满面羞惭，心里默叹道：“不想当日要害苏辙没害倒，今日反害了自己了。唉！”因此，章惇颇悟到因果的说

法，见得当日施诸于人的，到今日不免要自己受了，深悔当日不该拿着施诸人。于是日常郁郁，想东想西，想前想后，总是愈想愈生悲感，愈悲感愈觉心里难受，此时真够了他的了。的确忧能伤人，不多几时，章惇移徙到睦州，一病便呜呼了。这便是章惇迷国罔上陷害忠良的一生结果。

当日曾布本与章惇一同主张绍述的；后因与章惇有隙，方始异辙分张，力挤章惇。而今瞧着章惇贬死，他便又来主张绍述，排除忠直之臣。仟伯雨作谏官才得半年，弹劾奸佞，议论政事，共上了百零八疏，因此曾布便头一个：臣惮他，也就头一个要除掉他。起先把他调权给事中，使人密谕道：“你若是少从缄默，不像这等多议论，你的官总有的做。”任伯雨哪里肯听，而且抗论益加激烈了。曾布大怒，说道：“任伯雨这样的必要劾我了，不如先下手为强！”即徙任伯雨为度支员外郎。是时徽宗又倾信曾布，于是曾布便排挤范纯礼罢知颖昌府；陈瓘罢知泰州；安燾罢知河阳府；遂又想排去首相韩忠彦，乃极意引荐蔡京，想藉为已助。徽宗亦正想用蔡京，重以曾布力荐，遂即日降诏，召用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。先是有个供奉官名做童贯的，为人性巧善媚，最会揣测人主的微旨，先事顺承，所以极得徽宗的宠任。徽宗就因童贯性之所近，命他为杭州金明局主管，访寻三吴书画奇巧。蔡京徙居杭州，正想要寻一条进身的门路，见童贯到来杭州，遂多方与他结纳，联作密友，藉以进身。奸巧相遇，一见如故，日夜同游，狼狈相依，以寻欢乐。蔡京能书工画，自谪杭州，日常作画，挥毫自遣。童贯见了他的作品，异常赞美，遂把他所画的屏障扇带等等，进呈宫中，并附一道密表，极力揄扬蔡京。谓蔡京实是天下大才，不宜放置闲散的地方。又有个左阶道篆徐知常，挟着符水的法术，出入元符皇后宫中，很得宦官宫妾欢喜。蔡京的好友太常博士

范致虚，与徐知常也很相契，范致虚遂托徐知常到宫里给蔡京延誉。徐知常到了宫里，果然把个蔡京说得天下少有，世上无双。于是那些宫妾宦官，遂众口一辞称誉蔡京。徽宗信了童贯等的话，遂起用蔡京知定州，不久，又改任大名府，至是因曾布的荐引，乃召为翰林学士承旨。蔡京既入京供职，便大事运动，要把曾布、韩忠彦一并排除，夺取他二人的位置。适徽宗用邓綰子邓洵武为起居郎。蔡京遂与他联络，要他乘间进言，疏间韩忠彦、曾布。一日，徽宗召对，邓洵武便进奏道：“陛下乃神宗皇帝的儿子，今宰相韩忠彦乃韩琦的儿子。神宗皇帝行新法，韩琦常谏议新法不可行。而今韩忠彦事事更变神宗时代的法度，陛下都听从他去作。是韩忠彦为臣子，尚能绍述他父亲的遗志；陛下作天子，反不能绍述先帝的遗志啦！如果陛下要想继承先帝的遗志，绍述先帝的事业，那么韩忠彦、曾布都不是能替陛下尽心力的人，只有用蔡京才能够。”徽宗听了，心下便就不满意韩忠彦、曾布两人，而想要使蔡京作宰相。那邓洵武窥徽宗的精神，知道已被他哄动了心志，便又作一《爱莫助之图》进献。这图是照史记年表作的，旁行七重，分为左右两表：左表列元丰诸臣，右表列元祐诸臣。自宰相、执政、侍从、台谏、郎官、馆阁、学校等，各作一重。在元丰诸臣一表，列蔡京为首，余下不过赵挺之、范致虚、王能甫、钱通等数人而已。这一表，指为是能够尽力，以助绍术的。在元祐诸臣一表，列韩忠彦为首，而举满朝公卿、百官、执事，尽行载人差不多有五六十人。这一表，指为是破坏政令，阻挠绍述的。徽宗见了，以为元丰人少，元祐人多，疑心元祐诸臣是朋党为奸，决意黜去韩忠彦而改相蔡京。于是遂下诏，改明年做崇宁元年，以表示决心绍述熙宁。即日擢邓洵武为中书舍人给事中、兼职侍讲；复蔡卞、邢恕、吕嘉问、安惇、蹇序辰等官职；一

面便罢尚书左仆射韩忠彦，出知大名府；礼部尚书丰稷，出知苏州；追贬司马光、文彦博等四十四人官阶，更籍元祐、元符党人不得再与差遣；一面乃进许将为门下侍郎、许益为中书侍郎、蔡京为尚书左丞、赵挺之为尚书右丞。于是蔡京遂踏到辅政的地位了。蔡京至此，遂一心排挤曾布：凡百政令，曾布要怎样办理，蔡京必为异议，与曾布反对。曾布才懊悔引用错了，但蔡京已甚得主眷，且羽翼已成，曾布想再撵逐他，已不可能了。不久，徽宗竟罢曾布为观文殿学士，出知润州。曾布无可奈何，只得忍了一肚皮的怨气，出京去了。

徽宗既罢去曾布，遂任蔡京为尚书右仆射、兼中书侍郎。蔡京奉诏即进朝谢恩，徽宗十分优礼，赐坐延和殿，并面谕道：“神宗皇帝创法立制，不幸中道升遐；先帝继承遗志，又两次遭遇帘帷变更，所以国事愈弄愈糟了。朕而今想要绍述父兄的遗好，特任卿作宰相，卿将何以教朕？”蔡京忙避席顿首道：“臣敢不尽死吗？”徽宗大喜，一切政令，悉任蔡京更改。于是蔡京便一意孤行，禁用元祐治，服绍圣役法，仿熙宁条例司故事，于都省置讲议司，自为提举讲议；引用私党吴居讲、王汉之等十余人为僚属；调赵挺之为尚书左丞，张商英为尚书右丞，一同狼狈为奸，乱发政令。蔡京乃将元祐党人尽行贬窜，就是元符末年疏驳绍述等人，亦尽称做奸党，一并镌名刻石，立碑端礼门，称做党人碑。这党人碑共列一百二十人，乃是蔡京编定，请徽宗御书照刊的。究竟是些什么人呢？姓名列下：司马光、文彦博、吕公著、吕公亮、吕大防、刘摯、范纯仁、韩忠彦、王珪、梁燾、王岩叟、王存、邓雍、傅尧俞、赵瞻、韩维、孙固、范百禄、胡宗愈、李清臣、刘奉世、苏辙、范纯礼、安燾、陆佃，以上诸人，系曾任宰执以下官的；苏轼、范祖禹、王钦臣、姚勔、顾临、赵君锡、孔文仲、马默、王陆、

孔武仲、朱光庭、孙觉、吴安持、钱勰、李之纯、赵彦若、赵高、孙升、李用、刘安世、韩川、吕希纯、范纯粹、曾肇、王觊、王畏、吕陶、王吉、陈次升、丰稷、谢文瓘，鲜于侁、贾易、邹浩、张舜民，以上诸人，系曾任侍制以上官的；程颐、谢良佐、吕希哲、吕希绩、晁补之、黄庭坚、毕仲游、常安民、孔平仲、司马康、吴安诗、张来、欧阳棐、陈瓘、郑侠、秦观、徐常、汤馘、杜纯、宋保国、刘唐老、黄隐、王巩、张保源、汪衍、余爽、常立、唐义问、余卞、李格非、张庭坚、商倚、李祉、陈祐、任伯雨、朱光裔、陈鄂、苏嘉、龚夬、欧阳中立、吴俦、吕仲甫、刘当时、马琮、陈彦、齐昱、鲁君贶、韩跋，以上均系杂官；张士良、鲁焘、赵约、谭裔、王称、陈询、张琳、裴彦臣，以上诸人系内官；王献可、张巽、李备胡，以上诸人系武官。蔡京刊立党人碑后，又将元符末，日食求直言时，应诏上书的那些章奏数百本，评定为正上、正中、正下三等；邪上，邪中，邪下三等。于是以钟世美以下四十一人为正等，悉加旌擢；范柔中以下五百余人邪等，降责有差。至是徽宗遂任蔡京为左尚书仆射，兼门下侍郎；蔡卞知枢密院事。蔡京、蔡卞此时权位已极，因怨元符末年台谏劾论他两个，遂悉陷以党事，同日贬窜台谏一班十二人于远州：安置任伯雨于昌化军，陈瓘于廉州，龚夬于化州，陈次升于循州，陈师锡于柳州，陈祐于澧州，李深于复州，江公望于安南军，常安民于温州，张舜民于商州，马涓于吉州，丰稷于台州。忽昌州判官冯澥越俎上疏，谓元祐皇后不当复位。御史中丞钱遘、殿中侍御史石豫、左肤等，交章劾议韩忠彦等，当日建议复瑶华宫废后，乃是掠取流俗的虚美，有乖正论。蔡京遂根据台谏的奸议，上奏请复废元祐皇后。这正是：

奸邪凡事怀私险，又使官家负恶名。

要知徽宗毕竟照着蔡京的奏请，复废元祐皇后否，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二回

### 挥涕泪王后陈词 隐姓名安民刻石

徽宗心下好生为难，寻思道：“这事怎么处呢？复行把元祐皇后废了吗？元祐皇后自从复位以来，只是谦谦让让，皇后每每称道她贤德；朕瞧着亦实在无甚亏缺。而今拿什么罪名废她呢？不废吗？据蔡京等的奏议，朕又不免蒙掠流俗之虚美的讥评，且得罪先帝。”踌躇半日，不知怎样是好。遂把蔡京等的奏疏拢在衣袖里，走入宫中，只见王后正在伸纸挥毫，笔飞墨舞，好不自得；宫娥们或擎着纸，或捧着砚，或围着观看：脸上都流露着很羡慕而高兴的颜色。这王后系德州刺史王藻的女儿，德才色三样，没有一样不周全。在元符二年于归王邸，曾封为顺国夫人；徽宗即位，册为皇后；事上御下很有礼数，不但宫人怀恩，即徽宗亦极其敬爱。她在中宫，从不多言乱语，说一句关系政事的话，只是披经读史，在书堆里寻她的乐趣；尤其好写字，学王右军的兰亭序，笔法神理，就似王右军亲笔一般。徽宗尝叹道：“卿书若传，右军不得专美于前了！”中宫的宫娥们从她学习，大都颇能神似。徽宗又叹道：“从前郑康成有诗婢，而今卿却有书婢了。郑康成的诗婢，不过记了什么‘胡为乎泥中，薄言往诉，逢彼之怒’几句呆诗，实在不足为奇。卿的书婢，乃各能就她们的学力，运她们的灵腕，或真或草，或隶或篆，任笔挥洒，表显她们的真实本领，这真不易

得啦！”元祐皇后自瑶华宫迎还禁中后，王后见她也是欢喜写字的，两朝皇后，遂因有同好的缘故，互相爱敬，引为闺中知己。徽宗因得元祐皇后乃是哲宗皇帝元后，也格外敬礼。所以徽宗每当王后谈到元祐皇后贤德处，总是回答道：“元祐皇后实在是可敬的。”

话休烦絮。当时王后见徽宗进来，连忙掷笔礼接。徽宗笑道：“卿莫多礼，自去挥酒吧！”王后一笑，复身又去写字。徽宗便在一旁坐下，满面堆着愁容，一言不发，闷坐在那里。王后一抬眼觑着，忙又掷笔奏问道：“陛下今日为何这等不乐呢？莫非有甚难问题搁在心上吗？”徽宗道：“正是。”说着不禁叹了口气。王后走到徽宗的座侧坐了，又奏问道：“是什么事这等劳圣虑呢？”徽宗道：“难说得很。”从袖里取出蔡京等的奏疏，递给王后道：“卿自己看吧。”王后接着看，奏道：“臣妾对于国家政事，向来不肯说话的，而今这事乃是宫闱的事件，臣妾愿淆贡献一点意见。元祐皇后当日被废，乃是由于章惇等构陷所致，不是真个有甚应得之罪，所以哲宗皇帝降诏之后，也自追悔，只缘制命已出，错已铸成，不好出尔反尔，才搁置未议。哲宗皇帝在废元祐皇后后，三年间绝口不提册立继后，就可想对这事是深深抱憾的了。元符皇后要不是因后来诞生皇子，恐怕终先朝之世，只是处在嫔妃之列咧。陛下恢复元祐皇后的后号，迎回禁中居住，正所以消除哲宗皇帝的遗憾，弥缝光朝的失德，乃是一桩美举，有什么可议论的地方？大臣们不在国家要政上极意讲求，多所建白，而徒在此等宫闱事件上妄生枝节，议论不已，是什么居心呢？”徽宗叹道：“可不是吗？他们偏偏要在此等事件上置议论。”王后进奏道：“陛下有权力裁制他们呀！”徽宗道：“天下后世不议朕愆谏么？卿看了奏疏的，说得那么义正辞严，哪里有朕批驳的空隙

呢？”王后复奏问道：“然则陛下将怎样处置这事呢？”徽宗迟滞了好一会儿，才道：“朕只有勉强从谏了。”王后听了，潸然落泪，低下头不说话，随手把那奏疏递回徽宗。徽宗也不禁凄然，谓王后道：“这是朕无可奈何的事，卿何必伤心呢？朕虽然依照大臣的奏议，把元祐皇后废出，但朕心里明白她的为人，格外加恩优待她就是。”王后点了点头。徽宗也不再提了。到次日，徽宗挥泪降下诏旨，废除元祐皇后名号，再遣出居瑶华宫。元祐皇后奉诏，笑谓左右道：“我又离开是非地了。”既至瑶华宫，忽见中使导领宫女三十六人，尽作道装，前来侍候，且传旨意道：“皇上迫于众议，没办法再遣皇后至此，请暂住些时，仍当迎还禁中的。”孟氏再拜答道：“敬谢皇上殊恩！”中使遂回宫复命而去。于是蔡京更议元符末建议复后诸人罪状。徽宗遂又降诏，降韩忠彦、曾布官，迫贬李清臣为雷州司户参军，黄履为祁州团练副使，安置翰林学士曾肇、御史中丞丰稷、谏官陈瓘、龚夬等十七人于远州。不久，又窜孙浩于涪州。乃追册元符皇后所生皇子茂为太子，谥做献愍；并尊元符皇后为皇太后，奉居崇恩宫。蔡京至是，权位益高固，蔡卞亦擢知枢密院事了。兄弟同握大权，黜陟予夺，任所欲为，几不把座赵家天下，改做蔡氏江山。

尚书左丞张商英起先原附蔡京，而今因争权利，常与蔡京意见冲突，蔡京遂奏罢张商英出知亳州，并将他的名字排入元祐党籍。于是元祐党人碑，遂足成百二十人了。蔡京乃又自书元祐党人姓名，颁布郡县，立石刊刻。长安的长官奉到立石的谕旨，不敢怠慢，即召取一个姓安名作民的石匠刊刻。安民把那党人的姓名看了一遍，回复道：“小匠不晓得朝廷刻石的意思，但听得司马相公这个人，海内都称道他正直忠良，而今却把他列做奸党的首领，小匠不忍奉命勒石。”长官怒道：“你

一个小小的石匠，能够辨别朝廷谁是忠谁是奸吗？”安民对答道：“并不是小匠能够辨别朝廷的忠奸，不过像司马相公爱国爱民的赤心，而今天下之人，就是妇人孺子，都明晓明知的。举世都识为忠，朝廷独指为奸，怎能叫小匠不疑心呢？”长官愈怒道：“越发胡说了！这是朝廷的命令，我尚不敢违抗，你是个甚等样人，敢违抗吗？呵！”命左右道：“来呀！”指着安民道：“将他绑了！责打四十，再叫他刻！”安民吓得跪在地上，磕头如捣蒜，泣着哀恳道：“大人息怒！小匠身充刻字的差役，既奉严命，不敢推辞，但求大人宽许小匠一事，小匠一家八口，都没世感德了！”长官乃止住责打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说！”安民道：“向例刻石，总要把石匠的姓名，刻在末尾的。今小匠没奈何刻了，只是恐怕得罪于后世，要求请休刻‘安民’二字于石上。”长官允许道：“你的姓名，哪个定要你刻在石上呢！不要刻你的姓名便了！”安民拜谢道：“如此，小匠知感了。”于是，安民乃遵着长官的命令，把党人碑刻了，大哭而去。回到家里，泣着把被逼勉强刻石的话，向家人说了一遍。他的一个妹妹唤名做十五妹的说道：“哥哥做事真大错特错了。您不知道司马相公是个忠良，您承差刻着这碑石，刻上‘安民’二字，有什么妨害呢？这叫做不知者不为罪。既经知道司马相公是个忠良，迫于威严，毕竟刻着，只把‘安民’二字没刻上，岂不是自欺欺人吗？自欺欺人的，还算得是忠实吗？还算得是光明磊落吗？须知一个人做事，隐了姓名是无用的：隐得一时，隐不得万世；欺了自己，却欺不了别人。您道不刻上您的姓名，便可瞒得住后世，便可不得罪后世吗？能够呢。唉！您真所谓其愚不可及了。哥哥可听得古人说：‘匹夫不可夺志’么？您当时怎么不以死抗命呢？”安民正自心里难过，被他妹妹一诘责，不由得热血沸腾，满身血管好像都

要爆裂似的，慨叹道：“我这个人真太没志气了，当时怎么想不到一死自全呢？唉！我真无颜再活着见人了，而今一死了之罢！”说着，拿着刻字的凿刀向咽喉间便刺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十五妹早跳过来把安民的手腕捉住，笑道：“哥哥到而今来死却迟了，死了不徒无益，反倒见笑后世啦！”安民疑难道：“然则妹妹叫我怎样呢？活着，您又怪我活着；死，您又笑我死得迟了。”十五妹道：“您当时不能任他们打死杖下，却等到而今来自杀，不是迟了吗？现在只有退而补过了。”安民道：“妹妹，我此时真糊涂极了，一点儿见解也没有了。您就给我想个补过的方法吧！”十五妹道：“大哥哥不是隐居在五百里外的一卷山里么？那里有薄田薄土可种，有茅屋茅棚可居。只今夜您带领家人前去，昼伏夜行，每夜走七十余里，七日可以到得。到了那里，就与大哥哥一同耕田种地，抛开这刻字的行当，不再与这些狗官当差使，就免得再惹是非了。至若怎样补过，到了那里，我自有个好办法。不过哥哥须领着家人先走七日，预算你们到了，我方可动身赶了来。这一则是免得有人晓得我家避走，一则是我另外还有个计较。”安民道：“妹妹的计划很是，我就照着做，但是妹妹是个女子，怎好一个人留在后面走呢？我实在不放心。”十五妹道：“这有什么不放心呢？哥哥素来知道妹子的，难道怕妹子还有为非作歹的行径吗？而今一般人都瞧不起女子，鄙视女子的人格，您做哥哥的还鄙薄自己的妹子吗？”安民道：“我家这里只得八个人，只有您一个人是女子。而今我七个男子却先走了，丢下您一个女子在后面，好不必说；要是不好，我岂不又负罪家庭了吗？至若您的人格，我自尊重。我纵不肖，我儿曾敢轻视妹呢？”十五妹道：“哥哥既然尊重妹子的人格，就清把同乎流俗、把女子和男子看作两样人的成见抛外，把妹子看作男子一样，让妹

子一个人留在后面后走。”安民说不过十五妹，只得依允了她。当下兄妹计议遂定。是夜，安民打叠行囊包裹，领着六个弟弟，连夜奔一卷山去。果然昼伏夜行，非只一日，到了一卷山。他大哥哥安重，大嫂嫂任氏，侄儿小虎头，一同出来接着，不胜喜悦。安重细数家人，忽惊问道：“十五妹呢？”任氏也插着惊怪的口吻问道：“是呀！怎么都来了，独没有她呢？莫不是，”说到这三字，忙又缩住口，把眼瞧着安民，望他回答。安民就把怎样被官里强迫刻党人碑，十五妹怎样诘责他，自己怎样要自杀，十五妹又怎样阻他，定计了他领家人先走，她一个落后，详详细细说了一遍。任氏听了道：“呵！十五妹姑娘是要给叔叔补过，留在后面去削碑的。”安重道：“她又没给您说过，您怎知道她留在后面是要去削碑呢？”任氏笑道：“听叔叔这等说了，还待她来告诉吗？如果这还要待她来告诉才知道，不成了痴人吗？”安重道：“她既是要去削碑，叫兄弟去削了，一起同来，不干净吗？何必定要待七日后呢？”任氏大笑道：“正因为她要待七日后才起行，所以知道她是要去削碑啦！她预计程途，叔叔须得七日才可到得这里，所以她去削碑，便要等到七日后，这是为保叔叔及家人安全的计划。如果竟叫叔叔去削了碑一同走，这一家儿还想逃得出虎口吗？官里见碑字削去，即不疑心是叔叔削的，然而叔叔是石匠，还不再来叫叔叔去重刻吗？到了叔叔住处，见是全家在逃，一时追骑四出，叔叔及一家儿就尽捉将官里去了。于是十五妹姑娘，就定要待七日后独自去干这勾当，独自一人来此。而今不必多谈论，我料再过三日，十五妹姑娘就要到来的，那时便知分晓。”安民道：“这又不对了，我们来整整走了七夜，她来怎样哪得又有这快捷呢？”任氏道：“十五妹姑娘来，是必昼夜兼行哪。”安重等只是将信将疑。

三日已过，安重与安民等正聚在屋子里谈话，只见小虎头跳进来说道：“爸爸！妈妈同一个不认识的人，坐在门前大松树荫下说话。我们这里一向没有人来的，怎么这几天只是来人呢？”安重听得，疑心是十五妹果然来了，忙与安民走出来接。一看，把众人都呆住了。尤其是安重，把两只眼睛睁着铜铃似的，额上一点一点的汗珠直滚。你道是为何？原来不是十五妹，乃是个又白又俏的美男子，与任氏肩并肩、手搭手儿，坐在那里说笑，相互间表现十分欢喜而亲热的精神。安重以为任氏在娘家的时节，曾有情郎，而今特地寻了来着，所以他两人这等爱悦。他一时好比是个醋罐子搁在烈火上，醋味儿向四面发泄，满身都起了酸素作用，好不难受。毕竟是安民眼明，瞧出来是十五妹乔装的，忙向安重道：“大哥哥！果然十五妹到了！”安重道：“在哪里呢？”安民道：“这男子就是十五妹乔装的哟！”便招呼道：“十五妹！妹妹！”那男子忙起来答道：“哥哥！妹子来得快吗？”安重才释然道：“啊呀！”说时，任氏也已立起，遂一同走了拢来，与安重相见了。安重便问：“妹妹可是为削碑落后的？”十五妹答道：“正是。大嫂所料，一点儿没错。”安民道：“妹妹当时怎么不说明呢？”十五妹道：“我当时若经说明，您不就要自己去做，反而闹出祸来吗？”安重道：“您怎样削得呢？”十五妹道：“我待到第七日夜间，我把平时预备下的男装穿着停当了，就走到那立碑的地方，随手从怀里取出一把光耀日月斧似的刀来，我四面一望，恰巧没有人。我就这么横七竖八几刀，把碑上的字迹削去了。连夜出了城，恐怕你们悬念，不分昼夜地赶到了这里。”安重赞叹道：“好！好！好！妹妹不愧是巾英雄了！”十五妹笑道：“大哥哥要许妹子是英雄，就说是英雄罢了，说甚巾帼呢？”任氏笑道：“罢咧！大家到屋子里去谈论吧。”这正是：